

我真诚地认为，世界电影业还有没有机会和希望，取决于中国电影。而中国电影取决于我们整体的经济环境，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帮助中国电影迅速复苏的政策倾斜和保护。

此前的结构和逻辑没有联系，是一个新东西。原本我觉得它是在工业化过程中，中国电影迈向一个成熟的过程，进入比较关键的阶段。可是这个转轨，遭遇到的全球性的困局，就使得它的前景，很多东西变得不明朗。

但我有一个判断，我觉得对于世界电影来说，这场新冠病毒恐怕是死刑宣判，因为电影的生命早已面临垂危了，电影工业面对互联网的绝对挑战，早已经垂危了。

张英：为什么说中国电影产业有待成长？

戴锦华：所有问题都因为它发展太快了，爆炸式，炸裂出一个如此大体量的中国电影业，所以它各方面都来不及成长，来不及成熟。我希望它稳妥地继续推进，而不是单纯地以速度和票房的方式来显现它的成长。

我真诚地希望，中国电影业能维系，世界电影还有一线生机。如果中国电影业就此下滑或者衰落，那么，“电影将濒死”这件事恐怕就不可逆了。所以在情感上，我怀着强烈的愿望，希望中国电影能度过疫情危机，延续它的发展。

毕竟，电影对于20世纪太重要了，在人类过去的发展历程和生活中，它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，我也认为它能够存在，它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，我并不认为电影必然灭亡。

张英：“中国电影业能维系，世界电影还有一线生机”，为什么说这么说？

戴锦华：经历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劫难之后，电影产业取决于整个大环境的改善，需要一个更宽松的环境，需要有某些政策的倾斜和保护，来帮助电影产业恢复过来。

我真诚地认为，世界电影业还有没有机会和希望，取决于中国电影。而中国电影取决于我们整体的经济环境，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帮助中国电影迅速复苏的政策倾斜和保护。

如果我们不考虑疫情的话，我觉得这五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势头，是可以做一个乐观估计的，因为我觉得中国电影的成长速度很快，中国观众的成长也很快。当时中国电影业逆势崛起的时候，它其实面对的是一些没有影院观影经验的观众。然后那些观众到电影院来的时候，他们不是来看电影的，他们是来看自己的某个爱豆，或者说某个熟悉的原作。

而电影发展到现在，我觉得已经有很多非常成熟的中国电影观众，他们伴随着电影业的成长。中国电影整个产业的规模，这样一个持续的发展，和这样一个观众的成长，以及电影制作群体的成长和集结，我觉得这些都是电影奇迹的组成部分。

右图：《给孩子的电影》另外有50部补充推荐片单。



在我们中国，现在所有的影院都是数码影院，所以因为我们晚发优势，是我们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，或者说一个优点。

张英：中国的电影比西方电影，终于有了优势。

戴锦华：很重要的一个晚发优势。

这几年在美国旅行的观察，让我很悲哀。电影本是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，一家人一星期去看一两次电影。我在不同的城市，住在不同的地方，差不多每个街道上就会有一家电影院，甚至不止一家。当然，落差也大，小镇只有主流电影，大城市才有非常多元多样的艺术院线和比较另类的电影。

在美国一些艺术影院看电影时，发现观众全白头发，坐得稀稀拉拉的，夕阳感强烈，可知影院经营的艰难。我观察到的，是影院电影开始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褪色。很直接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数码取代